

西方真正的威胁，不是崛起的中国，  
而是自身的相对衰落与“害怕”本身  
N'ayez pas peur de la Chine

# 不要 害怕中国

## 与崛起的中国好好相处

(Philippe Barret)

[法] 菲利普·巴莱/著

马小棋 许予朋/译



中国是西方的威胁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中国是整个世界稳定的典范。

西方必须学会与崛起的中国相处。如果对中国的无知持续下去，世界将会付出更多代价。

——[法]菲利普·巴莱

# 不要害怕中国

[法] 菲利普·巴莱 (Philippe Barret) / 著

马小棋 许予朋 /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不要害怕中国 / (法) 菲利普·巴莱著; 马小棋,  
许予朋译. -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9.9

ISBN 978-7-5057-4797-5

I. ①不… II. ①菲… ②马… ③许… III. ①中国经  
济-研究 IV. ①F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75496号

-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不要害怕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者 | (法) 菲利普·巴莱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译者 | 马小棋 许予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 |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  |
| 印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格 | 880×1230 毫米 32 开<br>6 印张 88 千字 |
| 版次 |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|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4797-5         |
| 定价 | 49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           |
| 邮编 | 1000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话 | (010) 64678009                 |

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中国，  
但中国是可预测的

序言  
PREFACE



现如今，一些法国人总是带着讽刺的目光看待中国的方方面面，这通常是无知的偏见所带来的结果。

诚然，法国不乏有一些很了解中国的人，但其中大多数属于汉学家群体。法国引以为傲的是，从19世纪初法兰西公学院<sup>①</sup>就已经开始发展和教授汉学了，这比其他西方国家都要早，法国曾是这方面的先驱。然而今天，大多数法国汉学家似乎都更怀念过去的中国，而不愿承认和接受现代中国。此外，还有另一些汉学家，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对中国的认识非常理智且客观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中国人，虽然人数也不多，但对西方文

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。一些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，都可以用最细腻的感情演绎贝多芬、肖邦以及德彪西的钢琴作品。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个法国人，甚至任何一个欧洲人，能用正确的语调朗读李白或者杜甫<sup>②</sup>的诗，或是能在一部中国古典戏剧中饰演好他们的角色。而这两位诗人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，相当于波德莱尔（Charles Baudelaire）和雨果（Victor Hugo）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。

绝大多数法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如同盲人。即使能趁着出差或旅游的机会去中国待上几天，却仍然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。

这一切都要从学校教育说起。由于对中国历史的介绍开始得太晚，所以一切都很糟糕。在法国教育中，中国历史始于1860年，这一年英法两国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对于法国的初高中生来说，中国此前两三千年的历史都是空白。这又让我想起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一事。基督教实际上在公元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，而不是像法国课本中所写，大家都认为的16、17世纪。在7世纪，中国第一座教堂就已在当时的都城长安附近建

成，我们现在仍可以在陕西西安历史博物馆通过著名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<sup>③</sup>看到这段历史。想要了解中国，了解其历史无疑是最重要的，其语言也同样重要，不过汉语确实很难掌握。要了解任何一种文明，不懂它的语言是行不通的，对于中国尤其如此，因为汉语和我们所熟悉的印欧语系、闪语族的语言完全不一样。

如若大量涉及中国文学，法国较专业的出版社，无论规模大小都会很好地完成工作，但仍比不上更精益求精的英国出版社。一些大部头的中国经典小说、关于中国思潮的作品甚至是史学家的著作，我们都可以在书店找到它们的法语译本。我们也可以在那里找整个 20 世纪众多作家的小说。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意识形态、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并在短时间内影响了整个国家，这情景和 19 世纪的法国小说一模一样。然而在法国，这样的文学却鲜有读者。暑期结束，你可以向朋友大谈你又重读了《人间喜剧》（*La Comédie humaine*）或莎士比亚的历史戏剧，对方不论是谁，都读过巴尔扎克（Honoré de Balzac）的几本小说，读过或在剧院看过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，对话因此可以立马继续下去。但如果你对他

们说你利用夏日的假期读了《水浒传》或者《红楼梦》<sup>④</sup>，对话就会难以继续：即使在颇有学问的人群之中，也没什么人读过其中的任何一本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。

我们要在此承认阿兰·佩雷菲特<sup>⑤</sup>的贡献，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谈到他。还有其他人，但人数不多。我们对佩雷菲特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非常熟悉，书名借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（但这句话的出处从未确定）：《当中国觉醒时……》（*Quand la Chine s'éveillera...*）。还有另外三本读者不多的关于中国的作品。为了认识并读懂中国，佩雷菲特做出了了不起的努力，值得被强调。他对共产主义的赞同不应被质疑，他值得再一次得到认可！

法国于1964年在戴高乐将军的提议下承认了北京政府，并由此成为一个在中国人民眼中拥有特殊地位的西方国家，但法国却不知道利用这一优势，这才是最让人惊讶的。如今，不仅仅是美国，英国、德国都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远远领先于法国。

中国经济增长迅猛时，人们担心它巨大的经济力量在全球的位置，当中国经济增长稍有放缓，人们就预测中国经济将会崩溃，并将此现象对西方经济带来的恼人

后果都归咎于中国。即使英国、德国及美国的媒体无法放下此类偏见，也会尽最大努力做到客观。但法国发生的一切让人以为，公允又不带侵略性地谈论中国会被质疑，甚至会受到谴责。虽然法国媒体是自由的，但关于中国的报道却永远只有一个调性，让人觉得读到的听到的都是真相。

在一个开放竞争的世界里，如果对中国的无知和不解持续下去，我们会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。而我们就是要尝试理解这种不理解。它有因也有果。我们试图将其公之于众。当然，我们也尽量用另外一种眼光去发现中国及其文明的真正特点，一些对于认识现在照亮未来来说必不可少的特点。没有必要憎恶中国，也没有必要害怕它。

目录  
CONTENTS



## 第一章 就这样误解了中国

### 第一节 法国人曾为中国着迷 / 1

肩负使命的耶稣会士到中国 / 3

启蒙思想家“想象的中国” / 8

感受中国工艺品与中国文化的魅力 / 16

### 第二节 殖民时代对中国的伤害与偏见 / 23

强盗的逻辑：我伤害你，你不许反对 / 23

凭空炮制的“中国威胁论” / 32

### 第三节 当代中国到底招惹到了谁？ / 39

## 第二章 找到看中国的正确姿势

### 第一节 西方是什么：西方观念与西方视角 / 47

古希腊的源头：不强加于人是美德也是传统 / 48

基督教的源头：从根本上并没有政治诉求 / 51

### 第二节 中国是什么：中国特点与中国精神 / 59

国家的思想 / 60

“没有信仰的民族” / 71

没有殖民的国家 / 78

女性问题 / 84

民族情感 / 92

中国的语言 / 110

摆脱屈辱 / 115

### 第三章 该西方睁眼看中国了

#### 第一节 用怎样的眼光展望中国未来 / 123

人口与未来 / 124

经济形势未来仍向好 / 129

对中国现实不能一无所知 / 138

中国不会立志于成为帝国 / 141

#### 第二节 法国人未来看待中国的眼光 / 150

#### 结论 识时局之人不能对中国一无所知 / 153

注释 / 159

## 第一章 就这样误解了中国

要想理解某个现象，就要从其历史开始。然而四个世纪以来，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被吸引，或至少是友好的好奇，到傲慢的蔑视，再到彻底排斥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对中国的不了解造成了该时期这种矛盾的感情，当然一些中国问题专家除外。但是一般情况下，曾经推崇中国的人并不比现在反对中国的人更了解这个国家。

### 第一节 法国人曾为中国着迷

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，法国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被中国吸引。17世纪之前，法国和中国没什么直接

联系。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，法国从中国进口丝绸和香料，不过古罗马人早就这样做了。对于古罗马人来说，中国是丝织物的主要来源地，因此他们根据汉字“丝”，将中国人叫作“塞里斯（Seres）”，也就是“丝的”。公元前3000年养蚕业在中国出现，但是直到公元6世纪，也就是在查士丁尼一世（Justinien）时代，罗马帝国才有了养蚕业。意大利更晚，一直到了12世纪，从那时起养蚕业开始在欧洲可以种植桑树的地区传播开来。

公元166年，罗马和长安分别处于马可·奥勒留<sup>①</sup>和东汉刘桓帝时期，罗马人决定避开波斯商人以便和中国开展贸易，这才有了去往中国的机会。同样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希腊人马埃斯·蒂蒂亚诺斯（Maès Titianos）也足够大胆，他和罗马人有着一样的目标，即到长安去，于是他也避开了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中介人。泰勒的马里努斯<sup>②</sup>和托勒密<sup>③</sup>都讲述了此次旅行。

来自威尼斯的马可·波罗（Marco Polo）在中国的游历给世人留下了著名作品；但其实法国人不去中国，中国人也不来法国，极个别人除外。两国之间的贸易由一些印度和阿拉伯人作为中介来完成，并在9世纪到14世

纪之间达到了顶峰。不仅买卖丝绸，陶瓷、香、香料、药草和宝石都是商品，虽然欧洲那时还没有出现针灸，但已经开始买卖传统中草药了。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、印度，甚至延伸到了波斯湾和东非。那里有中国商人和欧洲的中间人。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，耶稣会士促成了法国人和中国的第一次直接联系。

### 肩负使命的耶稣会士到中国

早在耶稣会士之前，就有一些天主教神父被派往中国，以制衡源于伊拉克<sup>④</sup>，信仰基督教却被当作异端的景教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若望·孟高维诺（Jean de Montecorvino），他出生于意大利，奉教皇尼古拉四世<sup>⑤</sup>之命来到中国，于1294年到达北京<sup>⑥</sup>，并成为中国首任主教。直到16世纪，去往中国的教父人数和基督教国家的大使差不多一样多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：劝化中国人信奉基督教。

耶稣会士肩负着其他使命。他们中的第一批人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当作殖民工具，16世纪，葡萄牙的殖民野心在澳门实现。梵蒂冈也没忘记它的宗教使命。在意大利

利人，尤其是在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）的参与下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耶稣会士不仅仅是欧洲意识形态的宣传者，他们还尝试理解中国文化。他们长期居住在中国，学习汉语，阅读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并将其翻译成拉丁语，显然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尊重，这种方式也能让多数欧洲人认识这些作品。事实上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又正面的印象，中国人也感受到了其友好态度。而且他们带来的数学、天文学知识也吸引了众多中国人。耶稣会士的布道吸引了儒家的改良派，同时孔子思想也引起了耶稣会士的兴趣。他们亲华的态度招来了梵蒂冈方面的不满和谴责，最终导致教皇颁布通谕并下令解散耶稣会。

直到 1685 年，法国路易十四才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。法国国王和康熙皇帝互致书信之后，这批数学家耶稣会士于 1688 年抵达目的地。康熙皇帝尤其喜爱这支由科学家组成的使团，中国的热烈反响在法国也得到了同样的认可：中国人热爱科学，中国皇帝也和法国国王一样，成了科学的保护者。为了拉近两位统治者的关系，这些法籍耶稣会士付出了不少努力：路易十四和康熙分别对

长城和凡尔赛宫有着强烈的好奇和高度的赞扬，因此要求各自的代表分别作了相关报告。法国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两年后，北京天主教府成立。其实在此之前，通过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（Nicolas Trigault）所撰书籍，法国人已经为中国着迷了。利玛窦去世前不久，金尼阁收到他关于在华所见所闻的札记，将其翻译为拉丁文并出版。三年后，也就是1617年，这本书被译为法语，书名为《1582—1610：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（*Histoire de l'expédition chré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, 1582—1610*）。面向欧洲、表达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赞美之情的书也越来越多。其中不得不提由李明（Louis Le Comte）（1696）<sup>⑦</sup>编写的书籍，以及杜赫德（Jean-Baptiste Du Halde）（1735）撰写的《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和东印度的书信集》（*Lettres de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écrite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*）（1702）<sup>⑧</sup>和《中华帝国全志》（*Description de la Chine*），第一本书的另一个名字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（*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*）<sup>⑨</sup>更为人熟知。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就这样得以开始并发展起来。

耶稣会士的才智和开放的思想是他们最大的优势。他们坚信，只有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，基督教才有在这里传播的可能。因此他们穿着中国服装，学习汉语，还给自己取中国名字。他们尤其看重汉语的实际运用，甚至认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义并不冲突。礼仪之争由此产生：儒家礼仪到底只是简单的习俗，还是迷信，抑或是宗教信仰？不久以后，梵蒂冈开始禁止耶稣会士对儒家礼仪的尊崇，而中国皇帝也不允许在华神父臣服于国外势力——梵蒂冈。这一切最终导致18世纪耶稣会在华被取缔。

在这些见闻、译作以及耶稣会士其他著述的基础上，汉学在法国诞生，并被纳入法国高等教育，不过没有进入大学体制，而是进入了法兰西公学院。1814年，法兰西公学院设立“汉语和鞑靼—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”<sup>⑩</sup>，雷暮沙（Abel Rémusat）成为首个执掌该教席的教授，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法国专业汉学的创始人。出于一些实用目的，尤其是出于商业贸易目的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（l'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），即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<sup>⑪</sup>的前身，于1840年开设